

Y 有此一说

ouciyishuo

有一种修养叫不打扰

■积雪草

国画大家黄永玉先生在他的散文《北向之痛》中,以古雅隽永的笔触记录了他和钱钟书先生交往的逸事。黄家和钱家曾经是邻居,两家相距只有200米,20多年来,黄永玉先生只拜访过钱家一两次,不是他不想,而是怕打扰他们的宁静,怕浪费他们的时间。

黄永玉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,画画得好,文章写得好,情商也高,与人交往的方式很特别:“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,先打个电话,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。”

每次看到这一节,我的心都会温柔地动一下。送给别人礼物,又怕打扰别人,礼物只送到大门口,这是有一颗多柔软的心啊!不打扰别人的宁静,不伤害别人的自尊,能为别人着想,默默地守候,远远地关注,这何尝不是一种修养呢?

不打扰,真好。  
不打扰

一朵花的盛开是一种温柔。一颗花种在潮湿幽深的泥土里默默酝酿,用尽生命所有的力量,破土、成长、开花、凋谢,倔强地遵守着生命的时序。适当的时间来,恰当的时间去,努力完成生命的流程。

如果你爱一朵花,不要在它美丽妖娆的时候把它摘下来。不打扰,让它静静地盛开。

作家川端康成在《花未眠》中说:“一朵花静悄悄地开,那不为人知的美丽,在夜里更加迷人。”凌晨4时,他与一朵无眠的海棠花对视,凝神细窥,不打扰,不采摘,更没有影像记录。在凌晨的微光中,欣赏一朵花,守候一朵花,感恩自然恩赐的美丽瞬间。

不惊扰一只鸟儿的安宁是一种善良。那些弱小的生灵,活得辛苦不易。如果你爱一只鸟儿,不要下套捉住它们,圈养在笼子里,成为你的私人宠物。而是不打扰它,让它在辽阔的天空中飞翔。

人与鸟  
相处之道,  
就是各自安  
好。

那个黄昏,天空微雨,一只鸟儿像一片落叶一般,轻轻飘落到窗前的栏杆上。细看,是一只麻雀。我不敢惊扰它,只静静地看着它……第二天清晨,晨曦初露,我再去看那只小鸟,发现它已拍拍翅膀飞去它想去的地方。

幸福是一种纯粹的私人感受,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。你眼中的平凡,也许正是别人眼中的幸福。所以,不要轻易打扰别人,那是一种修养。



R 人生感悟

enshengganwu

登的不是山

■林振宇



我家东边有座山,虽不高,但登上山顶也可以鸟瞰全城。

宅家已久的我忽一日心血来潮,大清早起床,脸也未洗,便匆匆穿上运动鞋,徒步百余步,就来到了山脚下。

山还是那座山,只是登山的人已不再是少年。我抬头望了一眼山路,许是近年来登山的人不多,山路也显得荒芜。我一步步沿着稍陡的山坡向上攀登,穿过一片红松混杂林,再向北爬上一个陡坡,气喘吁吁地到了山顶。

此刻,我站在儿时便熟悉的那块被岁月洗刷光滑的大磐石上,向山下望去,故乡便在我的脚下。极目之处,小城的面貌尽收眼底,虽已换了新妆,但也能让人回想起它从前的模样。“高度决定视野”,登山使我对这句话以及人生有了一番体悟。此时,我感到天高地阔,令人胸中激荡。于是想到,我怎么能因为人生事业遭遇挫折而心情压抑呢?思接千载,想起孔子周游,不是也经历过“陈蔡之厄”吗?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,谁都不容易,何况我这点儿痛算得了什么,跌倒了大不了从头再来……这样想着想着,心胸也随之开阔了许多。

其实,人生应该追求一种高度,即境界。因为人的眼界和心胸是由高度决定的。一个人要是站得低,就很难看得远,所见之处皆是眼前利益;心眼儿小的人,天地大不了,哪怕遇到芝麻大的小事儿也会当成大事。人生境界有高低,每个阶段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有一天

我们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那是何等壮哉!

不由想起孟子,他说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孔子之所以能把天下都看“小”,和他追求的人生高度有关。他志向高远,有济世的愿望,他所关注的并非个人利益得失,而是天下苍生的太平,他胸怀宽阔,容常人所不能容,如海纳百川。我想,如果一个人总是囿于一室,他的天地就太狭隘了,眼界受到限制,只在方寸间,那么他的格局也大不了。这就看出,人生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是何等重要。

近日读书看到著名作家王蒙在《原则:极简孟子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“善是德行的高度,信是人际关系的高度,美是情感与精神的高度,大是人格与智慧的高度。”他还说:“人生在世之要务,就是达到一定的高度。”这是我读过的关于人生高度阐释得最精辟的言说,启人深思。

我想,人活着总得有个目标,让我们去追求。譬如登山,不仅仅是为了游玩,或是锻炼身体,我们虽然登的是山,感悟的却是人生。

登山并非登的是眼前的山,而是心中的山,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,就有什么样的境界。若想人生达到一定的境界,就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,就像登山一样,心中有目标,脚下有方向,不畏劳苦,不怕挫折,沿着陡峭山路一直努力攀登的人,才能抵达人生的巅峰,进入至高的境界,领略人生最美的风景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织布匠:经纬有序飞梭旋 脚踏花样依稍穿

《木兰辞》里有一句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描述的就是妇女对着门户织布的情景。在旁人看来,织布这种劳作很有节奏与韵律感,织布匠的肢体动作也很优雅,且不乏力度,就像是在做劳动舞蹈动作。但对织布匠来说是一种艰辛的劳作。

过去,乡间妇女都会织布。女孩到了十三四岁,母亲或奶奶就教其织布,学会织布,将来就是合格的家庭妇女。那时的织布机很稀缺,一个村庄里也只有几架,有织布机的人家多是大户人家。大户人家除给自家织布外,还给别人家织,织一丈收取一丈的报酬,织两丈收取两丈的劳资。这些靠体力与技术赚取薪酬的农妇就是织布匠。织布匠多是女性,男性织布匠很罕见,但在织布坊里还是常见的。

手工织布的工艺极为复杂,从采棉纺织到上机织布,有轧花、弹花、纺线、打线、染线、浆线、掩线、络线、经线、闯杼、刷线、上机、做综、织布、擀布等十几道工序。

织布匠坐在织机后端的“坐机板”上,两

脚交替蹬“脚蹯”(踏板),两手交替传梭、接梭、扳杼框。右手投梭,使线从中间穿过,左手接梭,左脚蹬脚蹯,使两层经线交错分开,右手扳杼框,将纬线挤紧。待杼离开,闪出空,再左手传梭,右手接梭,右脚蹬脚蹯,左手扳杼框。如此反复进行,动作灵敏协调。梭飞线舞,机杼喳喳。投梭时要讲究力度,用力小了,它就赖在布中央等待你的发落;用力大了,它“嗖”的一下便落到织布机下,让你无可奈何。最后经纬交错的纱线才能在有节律的“哐当”声中不断交织增长,最终“成长”为一匹布。

一般布面宽1.25尺-1.3尺,一丈二尺长为“一勾子”。经线上抹有灰印,每织到灰印处就是一勾子。这样就能心中有数,谁家织够数,就从灰印处剪断,擀布,再换另一家织。

用白棉花纺织成的叫白布,用紫花纺织成的叫紫花布,用染色线织成的叫花布,有了大工业的机织布以后,又叫“土布”“粗布”。先染线织出的有两匹缁和四匹缁花布,从前也叫“土花布”,能靠二十二种基本色线经过经纬编织可以变幻出近两千种绚



丽多彩的图案,叫“鲁锦”,堪称千变万化、巧夺天工,而且每道工序里还有很多子工序,包含着繁复的劳动,更让人叹为观止。在纺织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,老土布工艺能流传至今,堪称奇迹。

如今,老式织布机织土布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。在一些旅游地,偶有织布场景,那也只是一种农耕文化表演,是对耕织文明作实景再现与演示。



民间工匠

图/妍言 永革 世江 丽敏  
文/彭忠  
策划/运斋 庆堂